

陈寅恪与柳如是

徐 迅 著

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古籍出版社

陈寅恪与柳如是

徐 迅 著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
北京古籍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陈寅恪与柳如是/徐迅著. —北京: 北京古籍出版社,
2005

ISBN 7-5300-0295-3

I. 陈… II. 徐… III. 思想史—研究—中国
IV. B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142636 号

陈寅恪与柳如是

CHEN YINQUE YU LIU RUSHI

徐 迅 著

*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 出版
北京古籍出版社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华书店经销

天利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787×1092 16 开本 19 印张 239 千字

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 000

ISBN 7-5300-0295-3

I·99 定价: 29.80 元

质量投诉电话: 010-58572393

主要人物表

陈寅恪——中国文化托命之人。其所作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，（见本书附录）直是中国文化本位宣言，辉映百代。以衰废余年，钩索沉隐，延历岁时，撰《柳如是别传》，（北京三联书店，2000年，下简称为《别传》）专考证河东君之本末，“以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。（《别传》4页）“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；劫尽变穷，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，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”，（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）此陈寅恪公所以不得不死，而天下后世未见有极哀而深惜者，又何其悲哉！又何其痛哉！又何足道哉！

王国维——字静安，号观堂。中国20世纪大儒。（陈寅恪诗“独为神州惜大儒”，参见本书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心解）“先生之学博矣、精矣，几若无涯岸之可望，辙迹之可寻”，（陈寅恪《王静安先生遗书序》，1934年）承续先哲将坠之业，开拓学术之区宇，转移一时之风气，示来者以轨则。以其一死殉中国文化而令千秋怅望，遂为陈寅恪公所极哀而深惜者。虽后世有“流俗恩怨荣辱委琐龌龊之说，皆不足置辨”。（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）先生《人间词话》略曰：无我之境，以物观物，故不知何者为我，何者为物，惟于静中得之，故优美也。以此观先生生平，诚不虚也。

吴宓——字雨僧。以光大儒学为己任，与陈寅恪公相交相知五十年，自谓“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”，（《吴宓诗集》卷末《空轩诗话》）有诗曰“独步羨君成绝学”，“冲天逸鹤依云表”。（吴宓《赋赠陈寅恪》，转引自吴学昭《吴宓与陈寅恪》）晚岁“文革”期间，处厄运之中犹念念不忘故友。1971年1月29日《雨僧日记》

载：“阴晦。上午身体觉不适。心脏痛，疑病。乃服狐裘卧床朗诵（1）王国维先生《颐和园词》，（2）陈寅恪君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等，涕泪横流，久之乃舒。”时陈寅恪公已被迫害致死一年有余。1973年6月3日《雨僧日记》载：“六月三日阴雨夜一时，醒一次。近晓4：40再醒。适梦陈寅恪诵释其新诗句‘隆春乍见三枝雁’，莫解其意。”时陈公已辞世三年有余。盖友朋神交有如此者，又岂止桃花千尺也。

柳如是——《柳如是别传》之传主，原姓杨，名爱，字影怜。后改姓柳，名隐，又名是，字如是，一字蘼芜，号我闻居士，又称河东君。“风流文采，乃不世出之奇女子”。（《别传》347页）淹通典籍，满纸奇文，格调高绝，情感之丰富，思想之微婉，罕有其比。（《别传》571页）其平日所为，工吟善谑，往来飘忽，（《别传》75页）“雨雨风风能痛哭”，（宋征璧《秋塘曲》，《别传》48页）超世俗，轻生死。（《别传》382页）南都倾覆，三年间，河东君“不言不笑”，不忘故国旧都，心怀复楚报韩之志业。（《别传》926页）然“为当时迂腐者所深诋，后世轻薄者所厚诬之人”。（《别传》4页）陈寅恪公撰《柳如是别传》，“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，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，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己者焉”。（《别传》4页）

陈子龙——字卧子，一字懋中、人中，号大樽。“文雄烈士”，尤为旷世之奇才。（《别传》347页）“夫卧子以才子而兼神童。河东君以才女而兼神女。才同神同，其因缘遇合，殊非偶然者矣。”（《别传》140页）柳如是视子龙为“男洛神”，（《别传》134页）“神光离合，乍阴乍阳”。（曹子建《洛神赋》语，见（《别传》137页）陈子龙七古诗《长相思》有“别时余香在君袖，香若有情尚依旧。但令君心识故人，绮窗何必长相守”句，叙述二人合离之关

系，最为陈寅恪公所激赏，谓此“人之相知，贵相知心”。既是知己，则自不必相守而不去，此乃奇情。而深爱至痛，尤有出人意表者，于儿女恩怨寻常之语者，更进入一新境界。（参见《别传》337页）然则陈柳二人，以绝世之才，作伤心之语，三百余年后，犹令人感慨万端。至于卧子劲骨热肠，读书养气，究心千秋之业，（《别传》295页）以身殉国，实乃士大夫之楷模也。

钱谦益——字受之，号牧斋，又号蒙叟。博通文史，旁涉梵夹道藏。然以牧斋之禅力，不能当河东君之魔力，（《别传》179页）牧斋自道“人生斯世，情之一字，熏神染骨，不唯自累，又足以累人乃尔”等语，乃实写也。河东君之魔力，殊可畏哉！（《别传》347页）钱谦益娶柳如是，缙绅以为褻朝廷之名器，伤士大夫之体统，而牧翁吮毫濡墨，笑对镜台，赋催妆诗自若。（《别传》653，654页）乙酉之变，柳如是劝钱氏殉国，以副盛名，钱氏谢不能。（《别传》881，882页）其迎降之行为乃其一生污点，为人所诟病而深诋，历史之无情，亦殊可畏哉！后钱氏志在复明，则复因河东君之魔力也。钱氏深恶野史之诬妄，复自伤己身无地可托以写此一段痛史，盖由于迎降以致身败名裂，故不足取信于人。（《别传》1145页）陈寅恪公乃发其未发之覆。

陈寅恪与柳如是

幕 次

第一幕 托 命

第二幕 寻 梦

第三幕 史 辨

第四幕 国 殇

第五幕 招 魂

第六幕 遗 恨

第七幕 时 空

附录

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心解

第一幕 托 命

西历一九一二年清王室逊位，采用“民国”纪年和西历纪年，正所谓“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钜劫奇变”。（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》）儒学蒙难，有火、水、风等灾难发生，古书旧学文物制度一切成为灰烬。此是天灾，亦为人祸。而“怪力乱神”（《论语·述而》）层出不穷，妖言邪道蛊惑人心。少数贤哲洁身自爱，多数之愚不肖起而攻之，曰顽固不化，曰封建孽种，曰大逆不道，必欲杀之而后快。孔子曰：“君子不怨天，不尤人。”（《论语·宪问》）儒学之正见，存于精进勇猛心修之人，反心内省，察孔子之大道，解先哲之用心，坚定信愿，身体力行。其间亦有殉道者，或昭示后人，或薪尽火传。因此有一九二七年六月二日（阴历五月初三），大儒王国维先生（静安）自沉颐和园昆明湖。

〔当清华国学研究院为静安先生举行祭奠仪式时，静安先生并非像他身后那样知名。当他以遗像的身份端坐在追悼会的供桌上，马褂，顶戴，辫子，在那个时代显得唐突而怪异。〕

某 静安先生不愧为美学家，他选择自杀的地点是很有讲究的。颐和园是什么地方？王先生有一首《颐和园词》写得好：“昆明万寿佳山水，中间宫殿排云起。拂水回廊千步深，冠山

杰阁三层峙。登道盘行凌紫烟，上方宝殿放祈年。更栽火树千
花发，不数名珠彻夜悬。”王先生在死之前，要好好看看颐和
园的佳山水。

某某 老兄所说，还没有到要害处。你看看王先生的遗像，马褂，顶戴，还有条辫子，那可是真的，不是从琉璃厂买的。其实，王先生早早地就剪掉了辫子，辛亥之变以后，王先生又蓄起了辫子，人家是“蓄须明志”，王先生可是“蓄辫明志”，所以都说王先生是前清遗老。为什么要在颐和园自杀，不是因为颐和园的佳山水，恰恰是因为颐和园可以寄托悼念大清的哀思。宣统皇帝被赶出了紫禁城，静安先生就活不下去了。你看他在《颐和园词》里把大清朝简直写成了盛世。东宫慈安太后已经是德行世无可比，而西宫慈禧太后其才华胆略号称天下第一，又是“天下母”，又是“前无偶”。还说奕亲王、庆亲王辅政，战无不胜，天下祥和，开创了中兴时代。在人家遗老眼里，大清朝就是“五谷丰登，国泰民安”。其实他没有见过慈禧太后，也没有见过光绪皇帝，但他的诗里就好像他亲身参加过慈禧太后的祝寿，受过慈禧太后的恩典，跟真的一样。对于王先生来说，慈禧死了，中国可就惨了，“天柱偏先地维折”。慈禧临死的时候，还为中国运筹策划。你看看，王先生简直成了慈禧的顾命大臣。

某某 可是，王先生《颐和园词》里最后说，“定陵松柏郁青青”，为天下兴亡哀痛不已。十三陵是大明朝的陵墓，不是让你大清朝取而代之了吗，你怎么又哭起明朝来了？王先生又说，“却忆年年寒食节，朱侯亲上十三陵”。这就让人不明白，王先生是祭奠大清朝还是祭奠大明朝？清朝的遗老要去哭明朝，这不是乱套了吗？！

某某 王先生投水的地方是什么地方？只是颐和园吗？只是石坊吗？那是颐和园里的鱼藻轩。《诗经·小雅·鱼藻》曰：

鱼在在藻，有颁其首。王在在镐，岂乐饮酒。

鱼在在藻，有莘其尾。王在在镐，饮酒乐岂。

鱼在在藻，依于其蒲。王在在镐，有那其居。

这个“鱼藻轩”才叫“有深意存焉”呢。听说日本人自杀不是服毒就是剖腹，死得太难看；西方人自杀不是跳楼就是手枪，死得太现代。王先生是甲骨文出身，死也死得讲究，一是地点，二是方式。“鱼藻轩”就是殷周时代，这么纵身一跃，就有了古意。

某 王先生在清朝没有功名，也没有俸禄，怎么当“遗老”？王先生当废帝溥仪的文学侍从，南书房行走，都是虚职。听说王先生之所以投湖，是被吓的。革命军要捉拿有辫子的，在报纸上开了一个名单，其中就有“王国维”的名字，王先生受不了这个惊吓。

某 怎么想王先生也是个怪人。你说他是“孤臣孽子”，就应该死于宣统四年，民国元年，公元1911年。今年是1927年，过了16年，才想起为大清殉国，岂不怪哉！死因恐怕是“江郎才尽”。王先生是学者，现在力不从心了，所以故意卖一个破绽。就好像下围棋，知道自己收拾不了残局，但也不能就此认输，故意下一个漏招，就此下场。

胡 我今天专诚从北大来清华，是来悼念静安先生的。静安先生是人才，大人才，就这样走了，是很可惜的。我在美国留学后回国，那时国内的学术很差呀。只有王国维先生的《宋元戏曲史》是很好的，（胡适《归国杂感》，胡适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日译本序）他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，更好。（《胡适的日记》“1922年4月15日”）当时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。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、罗振玉、叶德辉、章炳麟四人；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，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。我就认为，中国的学术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。（胡适《谁是中国今日的十二个大人物》，1922年《努力》周报

第29期)当初我读了静安先生的诗和词,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!(胡颂平编: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)我去拜访静安先生,一见面,才发现静安先生长得很丑,还梳着小辫子,样子真难看。(胡颂平编:《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》)我们谈了一点多钟。他提倡古文和八股,不同意我的白话文。静安先生问我,小说《薛家将》写薛丁山弑父,就是亲儿子杀父亲,樊梨花弑父,就是亲女儿杀父亲,有没有特别意义?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。希腊古代悲剧中倒常有这一类的事。第一次见王先生,就是这个样子。(《胡适的日记》“1923年12月16日”)人家都说静安先生是古文字的国学大师,这是一点儿错都没有的。有人说我是提倡白话文的新文化旗手,这倒是不敢当了。

(胡适,字适之,安徽绩溪人。游学美国,提出“文学革命”问题,其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为新文化运动之先声。胡适提倡白话文,批判中国传统礼教,倡导“全盘西化”,与吴宓的《学衡》派对垒。虽在文化思想上与王国维先生、陈寅恪公相对立,然为人甚得公评。胡适推荐静安先生进清华国学研究院,故陈寅恪《王观堂先生挽词》中有“鲁连黄鹄绩溪胡,独为神州惜大儒”句。)

[四个清宫太监供上溥仪给王国维的谥号“王忠愍公”牌位。]

太监 宣旨……

某某 嗨,嗨,嗨,你们搞什么名堂?

太监 我们是奉宣统皇帝的圣旨……

某某 现在是1927年,你以为是宣统二十年呢?你们想“复辟”怎么着?

太监 我们是奉旨……,我们只是替皇上来看看王先生……,这不是胡先生吗?您给我们说说。

胡适 静安先生生前是溥仪的文学侍从,南书房行走,溥仪要表

达自己的哀思，也应该有表达的自由。

[牌位上写：“王忠愍公五品顶戴南书房行走静安国维牌位”。]

太 监 宣旨。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接旨。

[王国维遗像站起身，整容，跌跌撞撞下了供桌，匍匐在太监脚下，接旨。]

太 监 “上谕”：

南书房行走五品衔王国维，学问博通，躬行廉谨，由诸生经朕特加拔擢，供职南斋。因值播迁，留京讲学。尚不时来津召对，依恋出于至诚。遽览遗章，竟自沉渊而逝。孤忠耿耿，深恻朕怀。著加恩予谥忠愍。派贝子溥忻即日前往奠祭。赏给陀罗经被，并赏银贰千圆治丧，由留京办事处发给，以示朕悯惜贞臣之至意。钦此。（《清废帝溥仪档》，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）

[王国维回到供桌上。]

胡 适 公公，多日不见，皇上最近可好？

太 监 胡先生，最近可是不大好呢。当初说民国临时共和政府给咱们清室优待条件：尊号仍存不废，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，每年四百万两银子，暂居紫禁城，其宗庙陵寝，永远奉祀。以后确实也是这样。胡先生不是到过宫里吗。后来革命军来了，就不让皇上住紫禁城了。皇上只好住在北府，也就是醇亲王府，后来又去了西交民巷的使馆。使馆住不下去了，就去了天津。以后还不知道怎么样呢。

胡 适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，软禁了总统曹锟，还把皇上从紫禁城赶了出来，这种逼宫事件，在欧美国家看来，全是东方的野蛮！这种行为会让世界的文明国家笑话我们的。（参见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“三岔口上的选择”）我上书给民国政府说：“先生知道我是一个爱说公道话的人，今天我要向先生们组织的政府提出几句抗议的话。今日下午外间纷纷传说冯军包围清宫，逐去清帝；

我初不信，后来打听，才知道是真事。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，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信义、条约的关系。条约可以修正，可以废止，但堂堂的民国，欺人之弱，乘人之丧，以强暴行之，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。”（胡适致信北洋政府外交总长王正廷，1924年11月19日《晨报》）

太 监 胡先生，您说得怎么就这么好，怪不得皇上总是夸您呢。

胡 适 当时，皇上看了我的《尝试集》和《胡适文存》，非常欣赏。就想见见我，他给我拨了一个电话。“你是胡博士吗？好极了，你猜我是谁？”我听到是一个孩子在讲话，我有些发懵。“您是谁呀？怎么我听不出来呢……”，那边说：“哈哈，甬猜啦，我是宣统啊！”我想：“宣统？好怪的名字……是……是皇上？”那边又说：“对啦，我是皇上。我听到你说话了，但还不知道你长什么样儿，你有空来宫里，让我瞅瞅吧！”（《胡适的日记》“1922年5月17日”，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“内部冲突”）不久，我就进宫去拜会溥仪。我们进宫门，经春华门，进养心殿。清帝已起立，我对他行鞠躬礼，他请我坐，我就坐了。我称他“皇上”，他称我“先生”。他的样子，很清秀，但单薄的很；他虽然十七岁，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厉害；室中略有古玩陈设，靠窗摆着许多书，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，大部分都不是好报，中有《晨报》、《英文快报》。皇上近来也试作新诗。他说他也赞成白话，还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。他说：“我们做错了许多事，到了这个地位，还要糜费民国许多钱，我心里很不安。我本来想独立生活，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。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，因为我一独立，他们就没有依靠了。”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到。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到的书，可以告诉我。我答应以后多找一些书给溥仪，就离去了。这前后只有20分钟，我对皇上是很同情的。（参见《胡适的日记》“1922年5月30日”）万万没有想到，这件事情就激起了轩然大波，众多批评轰然而至，最激

烈者，恐怕就是鲁迅了。

（鲁迅以白话文小说蜚声文坛；以《狂人日记》“我翻开历史一查，这历史没有年代，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‘仁义道德’几个字。我横竖睡不着，仔细看了半夜，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，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‘吃人’！”进入现代中学语文课本，（直至21世纪，大陆中学语文才未选入《狂人日记》）从而确立了国人对中国历史的基本认知；以阿Q形象被解读为“国民劣根性”，构成了当代国人的基本心理结构；（直至21世纪，大陆中学语文仍然选入《阿Q正传》）以“横眉冷对千夫指”的表情成为现代国人的经典模仿；以“我的怨敌可谓多矣，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，怎么回答呢？我想了一想，决定的是：让他们怨恨去，我也一个都不宽恕”，（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“死”）解决了当代的生死观。）〔此时又是鄙夷不屑的样子。〕

鲁 迅 当“宣统皇帝”逊位逊到坐得无聊的时候，我们的胡适之博士曾经尽过这样的任务。见过以后，也奇怪，人们不知怎的先问；他们怎样的称呼，博士曰：“他叫我先生，我叫他皇上。”那时似乎并不谈什么国家大计，因为这“皇上”后来不过做了几首打油白话诗，终于无聊，而且还落得一个赶出金銮殿。（鲁迅：《二心集》“知难行难”）

胡 适 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，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。这件事我都写在文章里了。“清宫里这位十七岁的少年，处的境是很寂寞的，很可怜的；他在这寂寞中，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；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事。不料中国人脑筋里的帝王思想，还不曾刷洗干净。所以这一件本很有人情味的事，到了新闻记者的笔下，便成了一条怪论的新闻了。”（胡适《宣统与胡适》，《努力周报》第12期，1922年7月）

〔溥仪一身便装，大斗篷，胡适看见，仍然要端详半晌，一惊，赶紧上前搀扶。鲁迅侧目而视，点一支烟，昂头，露出

眼白。]

胡适 是溥仪吗？我怎么看您像皇上呢？

溥仪 小声一点儿，我就是皇上，我刚刚偷着跑出来，溜达溜达。[溥仪拉开斗篷，露出皇帝的龙袍向胡适证明，王国维突然从供桌上冲下来，行参拜大礼。溥仪不耐烦地接礼，摆摆手]起来吧，起来吧，也不看看是什么地方。[疑惑地对王国维]你是谁呀？

王国维 臣乃五品顶戴南书房行走王国维。参拜皇上。

溥仪 南书房行走王国维？有什么事呀？

王国维 臣王国维跪奏：

维抱国有心，回天无力，敬陈已死之言（原为“将死之言”，此处改动——笔者），仰祈圣鉴事。窃臣猥以凡劣，遇蒙圣恩。经甲子奇变，不能建一谋、画一策，以纾皇上之忧危，虚生至今，可耻可丑！迺者赤化将成，神州荒翳。当苍生倒悬之日，正拨乱反正之机。而自揣才力庸愚，断不能有所匡佐。而二十年来，士气消沉，历更事变，竟无一死之人，臣所深痛，一洒此耻，此则臣之所能，谨于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（“宣统十九年五月初三日”原为“本日”，此处改动——笔者）自湛清池。伏愿我皇上日思辛亥、丁巳、甲子之耻，潜心圣学，力戒晏安……请奋乾断，去危即安；并愿行在诸臣，以宋明南渡为殷鉴，弃小嫌而尊大义，一德同心，以拱宸极，则臣虽死犹生。（原文为“则臣虽死之日，犹生之年”，此处改动——笔者）迫切上陈，伏乞圣鉴，谨奏。”（《清废帝溥仪档》，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。此折为王国维死后，6月7日罗振玉代递给溥仪，实为罗振玉命其第四子罗福葆仿王国维笔迹所写。罗振玉嫡孙罗继祖《跋〈观堂书札〉》一文略云：王国维先生一死明志，并没有“希冀饰终恩泽”的动机，祖父罗振玉一看到王先生临终遗嘱，迫不急待地代递遗折。溥仪说遗折写得工整，不是王国维的手笔，这话倒是说对了。云云。）

溥仪 知道了，坐着去吧。噢，你怎么还留着辫子？

胡 适 静安先生一直是这样的。静安先生在清华国学院当导师的时候就是这样。后来静安先生跳颐和园昆明湖也是这样，这保留了他生前的样子。

溥 仪 生前？朕越来越……〔赶快用斗篷遮住龙袍，王国维感激涕零地回到供桌上〕不对，不对，不是“朕”，是“我”越来越糊涂了。

胡 适 静安先生不是您的南书房行走吗，他跳颐和园昆明湖，皇上不是还赐给静安先生“王忠愍公”的谥号吗？刚才公公们还宣读过上谕呢。

〔胡适指给溥仪看供桌上的谥号牌位和“上谕”。溥仪恍然大悟。〕

溥 仪 我有点儿想起来了。这几年讨封号呀谥号呀，我也搞不明白都有什么用。王国维的谥号就是那个罗振玉搞的。罗振玉是南书房行走，请他参加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。还有这个王国维，是他的姻亲。我师傅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，颇为清室增色。王国维因此得以接近“天颜”，错了，错了，不是“天颜”，是接近我。罗振玉不经常到宫里来，他的姻亲王国维就替他“当值”。后来听说，不知是由于一件什么事情引的头，罗振玉竟向王国维追起债来，逼得这位又穷又要面子的王国维，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就跳进昆明湖自尽了。（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“罗振玉的努力”）是这么回事吧？

胡 适 皇上，您看王国维先生的穿戴，外间有很多传闻和说法，大多认为王国维之死与您和清室有关。

溥 仪 后来呢，罗振玉给我送来了一份王国维的“遗折”，我看了这篇充满了孤臣孽子情调的临终忠谏的文字，大受感动，发了一道“上谕”，其实也都是师傅们写的，就是你刚才给我看的，我怎么能记得住呢，又不是我写的。

胡 适 关于王国维先生的死因，这个上谕也倒是其中的一个

说法。

溥仪 这都是哪儿的事呀。后来听说那个表现着“孤忠耿耿”的遗折，都是罗振玉伪造的。这个秘密很快就在某些遗老中间传播开了。但是谥法已经赐给王国维了，谁也不愿担这个“欺君之罪”。另则，这件事情传出去实在难听，这也算是出于遗老们的“爱国心”吧，就这样把这件事情给压下去了。后来我又看到那个遗折的原件，字写得很工整，而且不是王国维的手笔。一个要自杀的人居然能找到别人代缮绝命书，这样的怪事，我当初却没有察觉出来。不要提了，这些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，我也是常常被别人糊弄的。（罗振玉代递王国维遗折和溥仪赐谥号诸事，参见溥仪《我的前半生》“罗振玉的努力”）

胡适 静安先生的学问还是很好的。他是不是效忠清室，以后还可以再考证，但投昆明湖自杀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我还没有问，皇上您怎么就这样出来了？

溥仪 革命军来了，我被赶出了紫禁城，我就说过原来那些“优待条件”没有什么用，而且我也不希望享受那些“优待条件”。后来我住在北府，也就是我父亲的王府，后来我被邀请住到西交民巷使馆里去了，再后来又去了天津。我偷偷跑出来溜达溜达，我怕我父亲发现。

胡适 皇上，您的京白真好，真地道，听起来真舒服！以后普通话要照您这样发音，写白话文也应该怎么说，就怎么写。皇上，我拜见过您以后，写了文章在报纸上发表，不知为什么鲁迅先生对我就有了怀疑。您来给我作一个证明。

溥仪 事情很简单，大家都是写文章的，不要因为我造成误会。我虽然是皇帝，胡博士这样称呼也就是个习惯，没有人认真的。我周围的人都叫我“皇上”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我十五岁那年，我师傅庄士敦向我谈起了电话，他说这是一种科学发明，动了我的好奇心。后来听溥杰说，也就是我弟弟，他说，